

现实荒诞

怎样的阴差阳错,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“贵宾”?置身于每一场宴会,董丹惊叹: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;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;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酱油……在吃香喝辣、酒色艳情之余,隐藏在美食、美女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。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实公布出来时,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

董丹带上老婆去赴宴

董丹决定带她去赴宴席。在往饭店去的路上,董丹叮嘱小梅绝不要跟人说话,别人问什么都回答是或者不是,如果他们继续烦她,她就拿起照相机跑开,假装发现了千载难逢的精彩镜头。可千万注意别把照相机拿颠倒了。对准目标时,记住摘下镜头盖。贴着镜头的那只眼睛睁开,另一只闭上,可别闭错了眼睛,那就露马脚了。千万记住,绝对别开口。一开口,别人准能识破她的宴会虫身份。

在饭店的楼梯口,小梅突然停下来,说她不想去了。“为什么?”“我不喜欢吃鱼翅。”“我保你会喜欢,饭店里一小碗就卖三百块呢。吃了鱼翅你的皮肤就会光滑白嫩,跟豆腐似的。”望着她,董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无比的温柔,他忆起了他们初识的情景,也是同样的怜惜令他满腔柔情。

“那我回家了?”她问道。“还花了钱买这身衣服呢。”他开始板脸了。她不说话了。董丹说:“都是头回难,以后就不怕了。你就跟着我,别靠得太近就行。”可她偏不。他走到报到处的时候,她呼出的热气都触到了他的后脖颈。

进了会议厅以后,她挑的座位也在他正后方。当董丹听见有人问小梅她旁边的椅子有没有人坐时,他紧张得两手冒汗。是那个婊子的声音。小梅说有人坐,她帮一个朋友占位子。董丹干脆改变战略,坐到小梅的右边。

午宴要开始了。她叫他别担心,她已经能应付了。董丹的眼睛一直紧盯着离他几张桌子远的小梅。这时一个农民模样,三十多岁的男人来到了董丹身边。他自我介绍叫白钢,是一个叫什么莉莉的中年女人介绍他来赴董丹的,是某村的会计。“莉莉告诉我,您常去乡下,对村一级干部的腐败做过一些调查……”“我对农民是很了解。”董丹道。“那你一定得跟我来一趟。”“现在?”“现在。”

他说这个募捐会上的人都被蒙蔽了,坐在主宾席位的家伙才不是什么农民代表,他们是农民的叛徒,把捐给农民的钱都自己贪污了下来,等到这笔钱到农民的手里时,恐怕连捐款的百分之十都不到。

“记者同志,这样的事在每个省、每个乡和村连年发生。如果您跟我来,我会给您看证据。”董丹眼看自己是给缠上了。他跟着白钢在桌子间穿梭时,又瞄了小梅一眼,她正在吃那些用海苔皮包的饺子。他为她高兴,至少她前半生错过的好东西这会儿在这有了点儿弥补。

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一个旧街区,走进了一家地下室旅舍。白钢先在一个门上敲了敲,再为董丹开了门。走进房里,有一股脏衣服和几天不洗澡的人体气味。床上那两个人爬了起来。

“这位是记者。”白钢对他们说。接着为董丹介绍两位老人,分别是白大叔与刘大叔。

董丹趋向前忙说,他只是个自由撰稿的记者。他注意到这两位老人跟他大爷差不多岁数。“自由撰稿是啥意思呢?”白钢向俩老头儿解释,“就是他写文章不挣单位的钱,也没有个让他写啥他得写啥的领导。”

说得好,一语道破。董丹喜欢白钢给予“自由撰稿人”的定义。两位老人互望了一眼,上前一步,猛犸丁地就在董丹面前跪了下来。

“快别这样!”董丹慌了,手忙脚乱地把他们往起拉。“起来起来,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……”怎么也劝不动,董丹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,可他们不要他的钱。他们打算一直跪在那儿,直到董丹答应为他们写篇文章中免。

“我答应,我答应!”董丹边说边将其中一位大爷拉扯起来。他恨自己怎么这么心软,随便就让一个白钢的陌生人把他拖到这儿来,让他陷入这种困境。

“您得答应在大报纸上把它登出来。”白大叔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他儿子因为给县领导写了封信,告发村里头头儿怎么贪污捐助款项,结果差点儿被那两个头头儿打死。“我儿子……”老人抽搭着,“现在人瘫了,两个孩子年纪都还小……”“离咱村最近的医院有一百公里远。要不是他们在路上硬拦了一部军用吉普车,白大伯的儿子命也丢在路上了。”白钢道。

白大叔与白钢继续跟董丹描述那场噩梦般的事件,刘大叔则在一旁架起桌子——拿了块木板摆在一张空床上,铺上报纸当作桌布,摆出他从隔壁小餐馆买来的几样小菜,从地铁附近的杂货店买的两瓶白干。一道菜是猪脚,其他全都是猪下水,红烧猪蹄颤颤悠悠地被端上来,上面浮着一层辣椒红油。董丹数了数,总共八样菜,即使都是廉价粗食,也算得上是一顿宴席了。大家热烈地敬酒,不一会儿,每个人都满头大汗,说话开始大舌头。

“写篇文章把这些王八蛋全揪出来!为他儿子出一口气!”刘大叔对董丹举起酒杯。

“我一定尽力。”

白大叔说:“光尽力不行,你一定得做到!”

名人有约

从恶童出世,到不羁少年,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;从维系四年的初恋,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,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,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;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,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,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,《非常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,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,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“你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!”

我岳父岳母去世早,只看到我们结婚,却没等到外孙女出世,更没享到我们的福,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所以我和哈文商量了一下,把我爹娘接到北京,好好孝敬他们。

爹娘在新疆清静惯了,和我们一起去,嫌吵。于是我给他们单独买了一套房,离我家不远,隔三五就去看。

我爹身体挺好,但我娘患上了严重的心衰,因为这个原因,我们一家几乎不可能一起长途旅行。我为他们请了很负责任的保健医生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打电话,提醒他们该换药了,该检查了。我还和小区保安混成了哥们儿,每天早上,他们开电瓶车接我爹去买菜,或者知道老两口缺什么了,就帮忙捎回来。只要对爹娘好的,我都愿意用我这张“熟脸”去换。

一家人里,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。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画出所有我的节目,到这儿必看,不管重播多少次。据我娘描述,每次我爹看我节目,一边嘴角都挂着一丝笑。请注意,只有一边哦,那是他打心眼儿里在得意。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,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,一遍都不能落下。

小区里常有邻居问起我爹,李咏是你儿子啊?我娘说:“就你爸那个表情,我都没法儿形容。”每言及此,我娘总是怒其不争,“一点儿没城府!人家跟你客气客气,你还当真了!”

老人很少向我们提什么要求。我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:“出差住酒店,遇上好的木梳,给我带两个回来。”他到现在还保持着“包氏父子”的分头,白发苍苍,一丝不苟,喜欢齿密的木梳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讲,他对我又要求

甚高,相比从前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那阵子我膨胀得厉害,出门必戴墨镜,牛x哄哄,觉得自己挺大腕儿。路上有人招呼我,我也一副爱理不理的德行。

一次,我带爹娘去饭店吃饭。刚刚落座,我爹环顾四下无人,小声但很严厉地说:“有时候,我看见你的那个表情,比较讨厌!”“什么表情?”我摘下墨镜,感到莫名其妙。“你小子还装!刚一进饭店大门,你那表情就不对了,很烦人,知道吗?”我依然作丈二状,“我怎么烦人了?”“原来你不是这样!人家跟你打招呼,你都笑脸相迎。现在倒好,成天不出门,出门就是一副扁扁的样子。你呀,不能忘本,要知道今天所有这一切是谁给你的。再这么得意洋洋,别人会不喜欢你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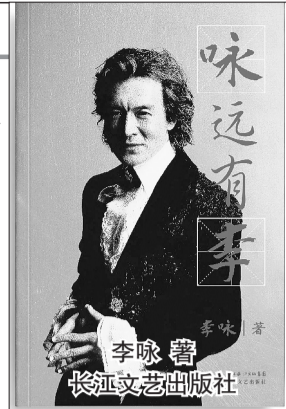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到如此地步,我只能放弃狡辩。老人家神目如电。我那点儿小心思,给他看得透透的。

“你以为人家跟你打招呼是恭维你?告诉你,那是人家看得起你。”假如倒退十年,我们爷儿俩又得干上一仗。但那回,我爹的话,我是真听进去了。生活教会我服从真理。

打那以后,我时刻提醒自己,既然自诩平民主持人,就得有平民的样儿。出门在外,观众找我签名、合影,我能配合都配合。开车上路,旁边并行的司机按喇叭招呼我,我也冲他按两声喇叭。

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马路上开车,有的汽车从我身边“呼”一下超过去,看到是我,又放慢速度,摇下车窗等着我:“咏哥你好!”我指定笑眯眯向他敬个礼:“您注意安全!”

估计我这些小变化,我爹都看在眼里,但他不说,因为火候未到,怕我骄傲自满。直到去年,我带爹娘去三亚度假,在酒店里对服务员左一个谢谢,右一个



谢谢,我爹才对我稍事表扬:“有点儿改进,但还不够。”

刚得点儿表扬我又造次了。前些日子《咏乐汇》请王刚老师来做嘉宾,我们俩借着酒劲儿,逗了两句闷子,我爹看了很不满意,“你怎么能叫人家老王呢?人家是你的前辈。凡是比你经验丰富的,有阅历的,都要叫老师,特别是同行!”我连连点头称是:“好,我下次记住了。”

我爹今年快八十了,生活规律,身体健康。每天下午五点打开收音机,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,吃完晚饭,按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除了这点儿事,就是担心我,仁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。

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,什么“懒汉门”、“女装门”、“下课门”……他就很恼火,打电话向我求证,跟我辩是辩非。不管我怎么解释:“别听他们瞎扯,我好好儿的!”我爹都是这一句:“你怎么就这么不让我省心?你看人家罗京,多稳重!”

唉,如今我是消停多了。我真不希望爹娘到了这个岁数,还为我担惊受怕。

头天在电话里解释清楚,第二天还得去当面表态。打一进门我这张嘴就不闲着,从天上扯到地下,一家人笑声不断,我爹也被逗得前仰后合,“看来你小子是真没事儿。”不过哈哈大笑完毕,爸爸还是那句结语:“你怎么老这么不正经?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!”

我爹的话,不上心还不行。 16

青春爱情

16岁,她爱错一个男孩,心里荆棘丛生。20岁,她遇到真爱,可是命运却开起了恶意的玩笑……于是所有人的悲喜都被交织在一起,在这个娱乐至死的长沙城演绎一曲青春的挽歌。关于友谊的背叛与真意,关于人际的虚伪和真挚,关于爱情的脆弱与坚持。这是女主角程落薰的青春志,也是所有女孩的年华墓志铭。

周暮晨深夜落跑的原因很快就真相大白

我和谭思瑶对视一眼,达成共识。当我把老婆婆的茶杯从办公室偷出来的时候,我认真地对她们说:“这事要是被发现了,一起承担,同生共死。”她们庄严地点点头,表情像小学时代加入少先队时那么虔诚。

等到那个老婆婆打开杯子尖叫“谁在我杯子里放粉笔灰”的时候,我简直有一种站起来告诉她“白痴,那是泻药”的冲动!

考试结束后,我早就把这件事忘了。这下突然提起,我真的觉得谭思瑶有点小题大做。于是我挥挥手,像赶苍蝇一样赶走她:“好了好了,说好了同生共死,别怕了,我还有事。”说完不顾她的叫唤,我背着包像逃命一样往久治中学跑去。

一看到我出现,康婕就把手腕上的手表往我的脸上贴:“乡霸,看看几点了,我还以为你拉屎掉厕所里去了!”我推开她的名牌手表,十分鄙夷地说:“您能稍微提高一下自己的素质吗?”关于她那块名牌手表,她是这样故弄玄虚地说:“知道米奇妙妙不?”我谦虚地表示自己孤陋寡闻。然后,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朝我晃了晃她手上那块印着米老鼠头像的腕表:“这个就是米奇妙,名牌,你这个乡霸!”我差点气绝,拜托,是米奇,米奇!没有那个妙字!

乡霸,是她为我而创造出来的词语,每当她这样称呼我的时候,我都有一种被羞辱了的感觉。

当康婕看到戴着黑框眼镜的戴莹新时,内心蹿起一股嫉妒的火焰,为了不被康婕抢了我的风头,我气壮山河地拦住她:“喂,找你有件事,我们谈谈心。”她狐疑地看着我:“谈什么心?”她十分不情愿,可是迫于我们的“淫威”也不得不跟着我们走到学校后面那个僻静的角落里。我们一群人围着她像看猴戏一样,康婕一直在嘟囔:“怎么这么瘦啊,经得起几下打啊,喂,你家里是不是不给你做饭吃啊?但是周暮晨不是还经常给你买蛋糕吗?”那个名字像一个火种在我的脑海里燃烧成灾,我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智都化为灰烬了。我像疯了一样扑上去就是一阵厮打……

临走的时候,康婕很认真地蹲下去跟戴莹新说:“以后不要再让周暮晨给你买蛋糕了,要下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的会一次又一次来找我谈心的。”

当天晚上的晚自习放学,我被我的男朋友周暮晨堵在博恩中学门口。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:“你干吗去打人啊!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!”“等到你们有什么关系了,我就不是打她了,我会直接杀了她!”我吼道。然后,我哭了。我把别人打了,然后我自己哭了。

我一哭他就拿我没办法,叹了一口气之后,他揉了揉我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,语气里是满满的宠溺。满天繁星下,我第一次爱的这个人,他完全没有原则地宠爱我,不计较我的过错,不理睬我的任性。我开始给他制订与女生交际的规则:“首先,不准给她们买蛋糕,她们给你买的你要丢掉以示贞洁……”他捏捏我的脸:“好,全都答应你。”我忽然有点感

动得掉掉眼泪。

周暮晨的电话响起之前,我们在KTV唱歌,晚场的价格是最贵的。当时我正死皮赖脸地点了TWINS的歌——《眼红红》。我用非常不地道的粤语唱了两三句,自己都觉得愧对于TWINS时,放在桌上的周暮晨的手机震动了。我没有看到那个名字是谁,可是周暮晨在第一时间脸色就变了。我看着他接通了电话的同时也拉开了包厢的门。一分钟之后,门开了,他靠在门边神色复杂地对我说:“落薰,我有一点事情先走,你自己回去,注意安全。”我丢掉麦克风,紧跟着追了出去,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。

周暮晨深夜落跑的原因很快就真相大白。

第二天我昏沉沉地伏在课桌上,早自习下课,一个自称是我们“博恩之草”,人称“博恩绿化带”的男生跑来找我。他真挚诚恳地对我说:“程落薰,你还记得我跟周暮晨为什么打架吗?”

此刻,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本能告诉我再听下去我会受到伤害,可是我没有一点勇气去阻止他。

“程落薰,那天他来找我打架,是为了解一个叫孔颜的女孩子,你知道吗?昨天晚上,他扔下你一个人,也是为了这个叫做孔颜的女孩子,你知道吗?”孔颜,孔颜,孔颜。

她究竟是谁?她跟周暮晨有什么关系?这跟我又有什么联系?也许是我当时的样子把他吓到了,最后,他无限同情地丢下一句:“你今天去中心医院住院部4楼就能找到周暮晨。”我不屑地笑:“我干吗要去找他,我自己的男朋友,我还不相信吗?”

山无棱,天地合,我们都不会分手。那一刻,我是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,也相信周暮晨。 02

